

学 习 材 料



3

1972

吴忠县革命委员会政治处编印

PDG

马 恩 列 斯 语 录

关于批判反动的“天才史观”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
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八四五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十六页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八四五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十七页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八五九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九四页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性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性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二一页

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八七三——一八八三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九二页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八八〇年一——三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七二页

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〇七——二〇八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九〇八年九月），第一三四页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二月），《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一八一页

历史活动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八五二年三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六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一八四四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〇四页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象前世纪伊留米那特和共济会会员的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象“魔笛”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

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
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八五〇年三
——四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三〇六
——三〇七页

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
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八年九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一九
〇页

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八八一年八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五页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八八
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第二二九页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六九页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齷齪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一九一七年十二月），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八三页

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

列宁：《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四五页

反对派忘记了，“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一九二七年七月），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三一七——三一八页

歌颂天才含有战略上的诡计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七二页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二年七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五六〇页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七三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三页

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论工人问题……》第二版）对我大加赞扬……目的是为了标榜他自己是一个伟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九〇八年九月），第三二九页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九〇八年九月），第三三一页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九一三年三月），《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三页

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

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貨物推銷出去的人。

列宁：《工人的统一和知識分子的“派別”》（一九一四年五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九四页

反对派歌頌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誠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詭計：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一九二四年一月），《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十二页

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末，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騙取信任。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转自《解放日报》报刊动态第四期）

目 录

反革命复辟的思想纲领

- 駁叛徒、内奸、工賊刘少奇一类政治騙子鼓吹
的反动的“唯天才論”…………… (1)

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观的要害是篡权复辟…………… (12)

篡权复辟的反革命理论纲领

- 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騙子的“唯天才論”
…………… (20)

老调子 新骗局…………… (30)

唯心主义“天才观”的破产…………… (38)

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批判刘少奇一类騙子鼓吹的反动的天才史观
…………… (47)

要老老实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批判刘少奇一类騙子在理論学习上散布的实用
主义…………… (53)

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 批判叛徒刘少奇一类騙子推行的资产阶级形式
主义…………… (60)

反革命复辟的思想綱領

——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鼓吹的反动的“唯天才论”

南开大学哲学系革命大批判組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哲学“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历史上，每一条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都有一条与它相适应的反动哲学路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总是与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哲学世界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在粉碎各种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时候，也必须彻底批判与这些政治路线相适应的反动哲学路线，摧毁这些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一贯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为了欺世盗名，掩盖其反革命的狰狞面目，从剥削阶级的思想垃圾堆里捡来一套“唯天才论”的黑货，作为他们反革命复辟的思想纲领。因此，在我们胜利地粉碎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斗争中，彻底批判他们鼓吹的“唯天才论”，则是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

唯心主义的谬论

关于天才问题，几千年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一直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究竟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宣称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所谓“天才”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才能，就是先天就有的才能。为了推销这种谬论，他们提出“人有两种本质”，把聪明说成是人的自然本质；把思想、观点说成是人的社会本质。而思想又是由脑髓产生的，所以思想仍然是由自然本质决定的。从这里出发，他们大肆鼓吹“聪明”和“愚蠢”是“先天造成的”，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向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猖狂进攻。

知识、才能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坚决主张唯物论的反映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受实践的检验，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至于人的头脑则只是思想的器官，而不是认识的源泉。人的认识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的头脑只不过是一个加工厂，人们通过实践感知外界的各种事物，再通过头脑的思维作用，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就是人脑在认识中的作用。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把知识说成是头脑中固有的，把思维的器官和认识的源泉这两种

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这正暴露了他们用唯心论的黑货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还企图利用人们认识能力的差异，否认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宣扬“天赋才能”，“天生聪明”的唯心论观点。实际上关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差异也只有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高低快慢之分，但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是“天生”的，不是由什么“人的自然本质”决定的，主要是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社会分工和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广度、深度不同；以及人们在实践中主观努力的程度不同等原因造成的。这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一方面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还要看在实践中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如何。一个人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能力比较低到比较高，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践和学习过程。实践出智慧，实践出才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毛主席更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人的认识能力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改造而提高的，那种所谓“天生聪明”的谬论，只不过是一种欺人之谈而已。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的观点，是深刻地考察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实践是千百万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劳动人民是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认识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活动，而是群众的活动，在阶级社会则是阶级的活动。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和领袖的思想，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的集中反映，而决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思想。无产阶级领袖和思想家的杰出作用，就在于他们在革命斗争中集中了自己阶级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把它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然后再通过群众的实践，不断推动革命胜利发展。离开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和智慧，任何天才都将是一事无成。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可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却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把劳动人民诬蔑为“愚笨”、“落后”的“群氓”，把他们自己说成是“先知先觉”的“神仙”，他们的唯心论的认识论和他们的唯心史观也是完全一致的。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这些谬论并不是他们的发明，而是承袭了历史上剥削阶级的衣钵。两千多年前奴隶主贵族思想家孔丘就主张“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这个“上知”就是反动的统治者，在孔丘眼里，统治劳动人民的贵族天生就聪明；“下愚”是指被统治的劳动人民，在孔丘看来，他们是天生就“愚蠢”。这种谬论流传了几千年，为一切剥削阶级所拥护，直到清朝末年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仍然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天生之圣”，“不思而得”。在国外，十九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托马思·卡莱尔就公开叫嚷世界历史是那些“伟大人物的历史”。德国法西斯主义哲学家尼采鼓吹天生的“超人”创造历史，恶毒咒骂人民群众是“奴隶”、“畜群”，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尼采把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

思想，变成希特勒法西斯侵略政策的精神支柱。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明：一切剥削者鼓吹“天才”，鼓吹英雄造历史的反动观点，都是为了颠倒历史。他们把历史的渣滓即反动统治者说成是“英雄”，把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英雄，即广大人民群众污蔑为“渣滓”，以此论证剥削有理，压迫有理，论证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永恒性。今天，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大肆宣扬“唯天才论”，也无非是要把他们自己说成是“真龙天子”，以便一旦时机成熟，篡权复辟。这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背离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政治骗子的手法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在宣扬反动的主观唯心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时候，也常常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进行的。他们用断章取义、刀削斧砍的卑劣手法，胡乱引证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以为可以作为他们“唯天才论”的“王牌”论据，去吓唬人们。这些从来不读马、列，也反对别人读马、列的人，忽然向马、列求救来了，岂非咄咄怪事？其实，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便可看到，他们引证马、列，正是为了反对马、列，是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用谣言和诡辩去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灵魂，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篡改成反动的唯心论。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在他们的一些著作中使用过“天才”这个概念。但是，凡是认真读过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

的人，都十分清楚，在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天才”这个概念中，不包含任何剥削阶级所想象的、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背离的先验的、神秘莫测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名词，而在于实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实践的观点引进认识论，唯物地而且辩证地解决了人的知识、才能的来源和认识的实质问题；从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这一观点出发，正确解决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因而，从根本上摧毁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鼓吹的“唯天才论”的反动世界观。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妄图从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中捞取救命稻草，肯定是徒劳的。

先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驳斥蒲鲁东从社会意识推论出社会存在，从“分”的观念推论出分工的唯心论谬论时指出：“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马克思的这个深刻论述告诉我们，首先，人们之间的原始差别是极小的；其次，人们的才能性质有不同，能力有大小，但它的产生、发展和差别是社会存在决定的，即由人们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阶级地位和不同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离开人们的实践，必然在人的知识、才能问题上陷入唯心论泥坑；最后，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分工是阶级社会的分工。显然，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阶级社会造成的人们在知识、才能方面，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之间的“鸿沟”，将会逐步填平，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我们再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恩格斯一八八五年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中有“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一句话。恩格斯的这句话能够为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提供“论据”吗？人们只要仔细读一遍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和恩格斯的序言，掌握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而不是随意抽取其中某一句话或者几个字，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到“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句话包含的真实内容。恩格斯决不是说马克思这部著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马克思凭借什么神秘的灵感、天赋才能臆造出来的。如果抛开这部著作的具体时代和具体内容，仅仅抓住恩格斯的一句话，就已经陷入了空洞的抽象。如果再把这一句话的具体内容抛开，仅仅抓住“天才”两个字，那末“天才”就完全变成某种超现实的、先验的东西了。这就是用截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法歪曲原著；用个别的提法代替问题的实质；用空洞的抽象否定具体分析。这正是修正主义最常用的诡辩伎俩。

恩格斯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恩格斯在他的序言中说得很明白。恩格斯说“他（指马克思）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显然，恩格斯称马克思的天才是指马克思在分析一八五一年法国发生的波拿巴特政变事件时，比当时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而马克思的这种卓越的洞察力决不是先天就有的。恩格斯指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同时，恩格斯还强调指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原理，“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以上就

是恩格斯那句话的主要含义。恩格斯没有给唯心论留下一寸空地，完全从唯物论观点阐明了马克思的卓越洞察力。还应该指出的是，不要忘记，恩格斯在全面评价马克思时特别强调的一点，即“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象马克思这样的实现了革命世界观和革命实践统一的无产阶级伟大革命活动家，具有卓越的才能和洞察力就是很自然的而不是神秘莫测的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把极其荒唐的先验论、宿命论和神秘论的东西硬加在恩格斯头上，强加在马克思头上，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些专门玩弄阴谋诡计的能手，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企图在列宁、毛主席的著作中找到一点出路，也只能是枉费心机的。比如，可以在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找到两段话，一段是：“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一段是：“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如果不是诡辩，就不能停在字面上，而必须弄清列宁的这两段话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十分清楚，列宁这两段话所提出和论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它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无比正确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就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普遍真理的根本原则问题。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都妄图从这个问题上来反对、篡改马克思主义。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妄图抓住“天才”两个字，回避实质问题，目的是想用釜底抽薪的手法，将马克思主